

說古
詩文
粹緒
語論

冊全



古文緒論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別下齋

叢書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初月樓古文緒論

桂林呂璜纂

道光戊子吳仲倫先生館於鄞十二月將返宜興過杭而璜遮留焉住叢桂山房凡二十餘日所親承口講指畫恐其久而忘也條記之如左

作文立志要高北宋大家雖不可以不學然志僅及此則成就必小矣史漢及唐人須常在意中也

古文之體忌小說忌語錄忌詩話忌時文忌尺牘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 國初如汪堯峯文非同時諸

家所及然詩話尺牘氣尙未去淨至方望谿乃盡淨耳詩賦字雖不可有但當分別言之如漢賦字句何嘗不可用惟六朝綺靡乃不可也正史字句亦自可用如世說新語等太雋者則近乎小說矣公牘字句

亦不可闌入者此等處辨之須細須審

文章自當從艱難入手却不可有艱澀之態

作文豈可廢雕琢但須是清雕琢耳功夫成就之後

信筆寫出無一字一句喫力却無一字一句率易清

氣澄澈中自然古雅有風神乃是一家數也

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到純熟後縱筆所如

無非法者

昌黎謂聲之長短高下皆宜須善會之有作一句不

甚分明必三兩句乃明而古雅者亦有鍊數句爲一

句乃覺簡古者總之不可不疎

古文詞類纂其啓發後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

下只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

須從此領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

作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於文思過半矣

淡非淺薄之謂淺薄則人人能之正爲文所當戒者也文章之道剛柔相濟史記及韓文其兩三句一頓似斷不斷之處極多要有灑氣潛行雖陡峻亦寓綿邈且自然恰好所以爲風神絕世也

唐人以五律爲四十賢人不可有一字帶屠沽氣古文亦然通篇容不得一字屠沽然而知此者鮮矣能辨其是否屠沽亦不易矣真作家所以少也

不受八家牢籠安得有此才分但於八家範圍中有所以表異之處如姚惜抱所云尋求昌黎未竟之緒而引申之則途轍自正各就其才而可幾於成戚鶴泉謂古文不可有古文氣其說非也前明多誤

於此論故自震川而外鮮有成就者

姚子壽謂文忌爽亦非也孟子乃文章之最爽者史

記戰國策亦然西漢初年文章之高猶有周秦氣亦

正以其爽耳武帝以後則文有為作矣

文章不可不放膽做

作文遇好題目自易動人然此乃偶然湊手非己所

能主張惟有相題行文還他質而不俚是能自主者

亦不必刻意求奇往往通篇只可單點却是好文章

便可入集若無可寄慨而必要感慨無可援引而必

要援引反支離矣只可單點却是好文章讀姚惜抱文能知之厚齋陳增注

不得已應酬之作則入集時必去之如震川集中壽

文已有可以不存者公牘而入於書中亦少揀擇小

簡則尤不必入集也應酬之作難得佳文厚齋

上等之資從韓入中資從柳王二家入庶幾文品可
以峻文筆可以古人皆喜學歐蘇以其易肖且免艱
澀耳然此兩家當於學成後隨筆寫出無不古雅乃
參之以博其趣庶不流於率易

孟子文章無美不備

老列莊三子老雖道其所道而最精深莊子亦超妙
列子較淺恐是周秦閒人采一時小說而稗販老莊
之旨以爲之其同于莊處亦似從莊剽剝者

莊子文章最靈脫而最妙於宕讀之最有音節姚惜
抱評昌黎答李翊書以爲善學莊子此意須會能學
莊子則出筆甚自在

荀子文少變化其精者已爲禮記所采矣

諸子中老子似經其旨與吾儒異無害也荀子說理

較醇而文筆近於平淮南排句亦多却有精采莫超於莊子莫峭刻於韓非子矣孫武子亦先秦之文非漢人所及列子義蘊稍淺亦先秦之文也

史記兩漢三國五代史皆事與文并美者其餘諸史備稽考而已文章不足觀也

史記如海無所不包亦無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於此書者正須極意探討韓文擬之如江河耳古來善用疎莫如史記後之善學者莫如昌黎看韓文濃郁處皆能疎柳州則有不能疎者

史記未嘗不罵世却無一字纖刻柳文如宋清傳蝮蠖傳等篇未免小說氣故姚惜抱於諸傳中只選郭橐駝一篇也所謂小說氣不專在字句有字句古雅而用意太纖太刻則亦近小說看昌黎毛穎傳直是

大文章

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豎的歐陽文有一唱三歎者多是橫闊的

范蔚宗自謂體大思精而無事外遠致誠哉是言事外遠致史記處處有之能繼之者五代史也震川文也

史記於左傳長篇只用一二語敘過正是其妙處須知質而不俚只是敘此等如道家常所以高耳

漢文近於平如劉子政則較之董江都爲不平矣班孟堅學劉子政而文不同後漢書之筆太鬆當下班書兩等

三國志得龍門之簡以史法論勝於後漢書裴松之補注有近於小說而亦收之者須知此等書亦陳承

祚所見而不采取所以爲簡要也

李習之謂昌黎文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此是何等
音節昌黎品第當在班孟堅之上

柳州碑誌中其少作尙沿六朝餘習多東漢字句而
風骨未超此不可學貶謫後之文則篇篇古雅而短
篇尤妙蓋得力於檀弓左國最深平淮西雅與昌黎
平淮西碑亦相埒

古人文章似不經意而未落筆之先必經營慘淡如
永叔與尹師魯書直似道家常若不先有一番琢鍊
何以能如此古雅

老泉嘉祐集存文不多却篇篇可傳

蘇長公晚年之作有隨筆寫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
妙者非天資高絕不能學之其少年之作滔滔數千

言才氣真不可及然精義究不能多若賈長沙之長篇則事理本多所以不可刪節長公文只論一事而波瀾層出故閒有可節處

古來博洽而不爲積書所累者莫如王介甫渠作文直不屑用前人一字此所以高其削盡庸庸一氣轉摺處最當玩

潁濱在八家中自覺稍弱然自渠以後至震川未出以前無此作也

歐之大碑版不善學之易于平易于散

八家之外李習之尙可參其氣息自好也孫可之則有暴氣亦未能自然究非正宗看王介甫便高過之遠甚姚牧菴力掃南宋而學韓尙太喫力

虞道園筆太游衍較之宋潛谿稍淨而文品不甚相

懸王遵巖文少靈氣然自正派虞道園正與之相伯仲耳

明七子文句句欲古峭而不知運以灑氣往往至于不可讀乃荆棘叢也

歸震川直接八家姚惜抱謂其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却自風韻疎淡是于太史公深有會處不可不知此旨如張鱸江所賞諸篇不過歐曾勝處而已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之處也汪堯峯文氣息好在國初諸老中自屬第一但少巖峻遒拔如游池沼湖江而不見壁岸未能與北宋

名家抗行

朱竹垞頗能擺落浙派敘事文較議論爲優但少風韻耳姜湛園則更漫衍

黃梨洲氣岸自闊而文中乃多不揀擇之語法亦尙疎

邱邦士文有質味同時諸子罕有能似其質者

侯朝宗天資雅近大蘇惜其文不講法度且多唐人小說氣

魏叔子文之大病痛在好做段落狠其容亢其氣硬斷硬接議論文尤多此種邵青門亦有此病而又甚之

本朝時文如李榕村入理深而氣格亦高至古文便全不合法如儲同人及畫山諸公皆時文勝古文者王罕皆古文亦不唐不宋不六朝不似古人方朴山亦然前明人古文又是一種讀一篇了不知其命意所在如唐荆川茅鹿門時文之高幾足與古人同其

品第作古文則語不揀擇而法亦不合

方望谿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
房屋門廳院落廂廚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別業若
園亭池沼尤不可得也

劉海峯文最講音節有絕好之篇其摹諸子而有痕
迹者非上乘也

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海峯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峯
之上故當代罕有倫比揀擇之功雖上繼望谿而迂
迴蕩漾餘味曲包又望谿之所無也敘事文惲子居
亦能簡然不如惜抱之韻矣

惜抱之文以韻勝
自是公論厚齋

張臯文惜不永年故摹古之痕尙不盡化然瀟雅無
有能及之者早年雖講漢學而仍不薄程朱所以入
理深也

惲子居文多縱橫氣又多徑直說下處不善學之便易矜心作意而氣不和其續集氣息較好筆力又不逮前集矣惟作銘詞古質不可及文章說理不盡醇故易見鋒鏗子居自命似欲獨開生面然老泉已有此種不可謂遂能出八家範圍也但不可謂其學老泉耳老泉文變化離合處非子居所能

朱梅厓文境文體與方望谿不相入學韓而專學其詰曲處此非善學也昌黎本文從字順妙極自然今人無其根柢乃只見怪怪奇奇耳然梅厓集中書一體最佳有可傳者

王惕甫文有不講法度者只不肯淡便是其病從選學入然於選亦不甚深也

秦小峴文未脫詩話氣條達之篇則有之

袁簡齋文不如其小說然小說亦不到古人佳處

張鱸江文雖少蒼古然取道甚正王惕甫不及也

魯賓之文清而能瘦其氣亦疎可以卓然有成者惜

不永年惕甫評其文云皮殼未去此言不確如惕甫

之文乃正嫌其皮殼多而無骨耳賓之文亦遠出惕

甫上

右若干條皆先生就璜所問而答者璜退以片紙

書之先生別去乃稍比次而書於冊他日以告先

生先生曰此不可以示人也凡論人論事必本末

具乃可筆於書而無遺議此等或舍大而專言其

細或舉偏而不見其全不量予者將以爲口實焉

璜不敢忘而並識於此

粵西呂月滄郡丞嗜古文辭嘗師事仲倫先生而得其旨以親炙緒論手纂成編增雅慕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論文而不獲一見先生因錄而藏之行篋時尋繹焉丁酉春增客海昌晤先生於學博錢君警石之齋相見歡然因出所藏以質之先生曰月滄可謂好學也已遂加校正以貽警石會州人蔣茂才有叢書之刻願附梓以廣其傳俾後之覽者知先生師古之心與月滄師先生師古之心并警石愛先生及月滄所以師古人文者亟以示後之學爲古人文者之心一如先生愛月滄之心蔣君之意蓋可以忽乎哉山陰陳增跋

仲倫先生初月樓文稿於古人法度無不合而其深造獨得實未嘗有所依傍也然先生論文必曰吾嘗

得之張編修姚刑部云然其不忘師友之言蓋如此
桂林呂月滄郡丞篤嗜古文辭迨見先生而體格一
變今從山陰陳君厚齋得郡丞所錄先生緒論蓋師
先生之文以爲文卽師先生不忘師友之心以爲心
也蔣生沐茂才方刻叢書願以此卷傳示學者先生
尙有文評三種他日當錄副墨以贈生沐俾學者知
從入之途不可不慎且知先生論文宗旨與古人無
不合而其言則深造獨得之言豈嘗襲古人之所已
言哉道光丁酉首夏嘉禾甘泉鄉人錢泰吉跋

說
詩
醉
語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說詩碎語卷上

長洲沈德潛確士著

辛亥春讀書小白陽山之僧舍塵氛退避日在雲光嵐翠中几上有山不必開門見山也寺僧有叩作詩指者時適坐古松亂石間聞鳴鳥弄晴流泉赴壑天風送謾謾聲似唱似答謂僧曰此詩歌元聲爾我共得之乎僧相視而笑旣復乞疏源流升降之故重卻其請每鐘殘鐙爇候有觸卽書或準古賢或抽心緒時日旣積紙墨遂多命曰碎語擬之試兒碎盤遇物雜陳略無詮次也然俱落語言文字迹矣歸愚沈德潛題於聽松閣

詩之爲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漢以來樂府代興六代繼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聲律日工託興漸失徒視爲嘲風雪弄花草遊歷燕衍之具而詩教遠矣學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窮其源猶望海者指魚背爲海岸而不自悟其

見之小也今雖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優柔漸漬仰溯風雅詩道始尊

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鬱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周盤誦汝墳而爲親從征此三詩別有旨也而觸發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興也讀前人詩而但求訓詁獵得詞章記問之富而已雖多奚爲

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

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隱借有韻語以傳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

上李陵河梁明妃遠嫁或忼慨吐臆或沈結含悽長言短歌俱成絕調若胸無感觸漫爾抒詞縱辦風華枵然無有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中不着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人而已

以詩入詩最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徵引都入詠歌方別於潢潦無源之學曹子建善用史謝康樂善用經杜少陵經史並用但實事貴用之使活熟語貴用之

使新語如己出無斧鑿痕斯不受古人束縛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而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如磧沙僧解三體唐詩之類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

法則死法矣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

曾子固下筆時目中不知劉向何論韓愈子固之文未必高於中壘

昌黎也然立志不苟如此作詩須得此意

賈生惜誓篇曰黃鵠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覩天地之方員
作文作詩必置身高處放開眼界源流升降之故瞭然於中自無隨
波逐浪之弊

詩不學古謂之野體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臨摹分寸
不失而已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積久用力不求助長充養既久變化
自生可以換却凡骨矣

康衢擊壤肇開聲詩上自陶唐下暨秦代凡經史諸子中有韻語可
采者當歌詠之以探其原

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體然詩有一言如緇衣篇敝字還字可頓住
作句是也有二言如鱣鯨祈父肇裡是也有三言如螽斯羽振振鷺
是也有五言如誰謂雀無角胡爲乎泥中是也有六言如我姑酌彼
金罍嘉賓式燕以敖是也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則

爲七言我不敢倣我友自逸則爲八言短以取勁長以取妍疎密錯綜最是文章妙境

二南美文王之化也然不著一條齊治化字沖澹愉夷隨興而發有知如婦人無知如物類同際太和之盛而相忘其所以然是王風皞皞氣象

詩有不用淺深不用變換略易一二字而其味油然自出者妙於反覆咏歎也茅苴殷其雷後張平子四愁得之

雄雉末章進君子以裊身善世之道猶所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也漢東門行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獨自愛莫爲非重言以丁寧之去風人未遠

諷刺之詞直詰易盡婉道無窮衛宣姜無復人理而君子偕老一詩止道其容飾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語逗露之魯莊公不能爲父復讎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而猗嗟一詩止道

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章首以猗嗟二字譏歎之蘇子所謂不可以言語求而得而必深觀其意者也詩人往往如此

州吁之亂莊公致之而燕燕一詩猶念先君之思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凱風之詩猶云莫慰母心溫柔敦厚斯爲極則人有不平於心必以清比己以濁比人而谷風三章轉以涇自比以渭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也杜子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亦然匏有苦葉刺淫亂也中惟濟盈不濡軌二句隱躍其詞以諷之其餘皆說正理使人得聞正言其失自悟

莊姜賢而不答由公之惑於嬖妾也乃碩人一詩備形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盛國俗之富而無一言及莊公使人言外思之故曰主文譎諫

陟岵孝子之思親也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思己而不言己之思父母與兄蓋一說出情便淺也情到極深每說不出

政繁賦重民不堪其苦而萇楚一詩唯羨草木之樂詩意不在文辭中也至茗之華明明說出要之並爲亡國之音

鴟鴞詩連下十予字蓼莪詩連下九我字北山詩連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複也後昌黎南山用北山之體而張大之下五十餘

或然情不深而侈其詞只是漢賦體段

顏之推愛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謝玄愛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語予最愛東山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末章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後人閨情胎源於此又愛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蒼涼瀰渺欲卽轉離名人畫本不能到也明陳臥子謂秦人思西周之詩卓然特見

大小雅皆豐鎬時詩也何以分大小曰音體有大小非政事有大小也雜乎風之體者爲小純乎雅之體者爲大試詠鹿鳴四牡諸詩與文王大明諸詩氣象迥然各別

宣王中興主也然其後或宴起或料民至廢魯嫡殺杜伯而君德荒矣詩人於東都朝會時終之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何識之遠而諷之婉也漢人長楊羽獵那能有此

鶴鳴本以誨宣王而拉雜詠物意義若各不相綴難於顯陳故以隱語爲開導也漢枚乘奏吳王書本此

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何等正大事而忽然各幻出占夢本支百世人物富庶俱於夢中得之恍恍惚惚怪怪奇奇作詩要得此段虛景

巷伯惡惡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嘗留一餘地然想其用意正欲激發其羞惡之本心使之同歸於善則仍是溫厚和平之旨也牆茨相鼠諸詩亦須本斯意讀

大東之詩歷數天漢牛斗諸星無可歸咎無可告訴不得不悵望於天若此時之天非西周盛王時之天者然司馬子長云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得之矣

文王七章語意相承而下陳思贈白馬王詩顏延之秋胡行祖其遺法古人祝君如卷阿之詩稱道願望至矣而頌美中時寓責難得人臣事君之義魏人公讌唐人應制滿簡浮華耳

美盛德之形容故曰頌其詞渾渾爾穆穆爾不同雅音之切響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故可以感格鬼神

魯諸侯也安得有頌至魯有頌且祀后稷以配天非禮矣今讀駟以下四篇皆僖公之詩先儒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作頌知東遷以上魯無頌也卽謂頌之變亦可

周頌和厚魯頌誇張商頌古質此頌體之別

離騷者詩之苗裔也第詩分正變而離騷所際獨變故有侘傺噫鬱之音無和平廣大之響讀其詞審其音如赤子婉戀於父母側而不可忍去要其顯忠斥佞愛君憂國足以持人道之窮矣尊之爲經烏得

爲過

楚辭託陳引喻點染幽芬於煩亂瞽慢之中令人得其悃款悱惻之旨司馬子長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深有取于辭之重節之複也後人穿鑿注解撰出提挈照應等法殊乖其意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爲倡獨倡無和總篇終爲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咏歎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漸亡至唐人律體興第用意於對偶平仄間而意言同盡矣求其餘情動人何有哉

天問一篇雜舉古今來不可解事問之若己之忠而見疑亦天實爲之思而不得轉而爲怨怨而不得轉而爲問問君問他人不得不容不問之天也此是屈大夫無可奈何處

九歌哀而豔九章哀而切九歌託事神以喻君猶望君之感悟也九章感悟無由沈淵已決不覺其激烈而悲愴也

卜居漁父兩篇設爲問答以顯己意客難解嘲之所從出也詞義顯然楚辭中之變體

屈原微箕皆同姓之臣離騷二十五與麥秀之歌辭不同而旨同詩有

說離騷說另出此錄其大旨二十七則

詩三百篇可以被諸管絃皆古樂章也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歌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皆其遺音此南與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漢以後因之而節奏漸失

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於迴翔屈折處感人是卽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對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耶

樂府寧朴毋巧寧疎毋鍊張籍短歌行云菖蒲花開月常滿傷於巧也無名氏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後人疑爲韋元甫假託傷於鍊也古樂府聲律唐人已失試看李太白所擬篇幅之短長音節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自是樂府神理非古詩也明李于鱗句摹字倣并其不可句讀者追從之那得不受人譏彈

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失其源太肖祇襲其貌也韋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之變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輩慼慼欲息矣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

風騷旣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

體

五言古長篇難於鋪敘鋪敘中有峯巒起伏則長而不漫短篇難於

收斂收斂中能含蘊無窮則短而不促又長篇必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爲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止不必另綴起結苟反其位兩者俱僨龐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款款感寤具存無急言竭論而意自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爲五言之祖○蘇李之別諒無會期矣而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何悒悒而纏綿也後人如何擬得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

廬江小吏妻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口性情真化工筆也中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下節去殷勤養公姥好自相扶將而忽轉二語云回頭語小姑

莫嫁如兄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

漢五言一韻到底者多而青青河畔草一章一路換韻聯折而下節拍甚急而枯桑知天風二語忽用排偶承接急者緩之是神化不可到境界

文姬悲憤詩滅去脫卸轉接之痕若斷若續不碎不亂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礫自飛視胡笳十八拍似出二手宜范史取以入傳

蘇李以後陳思繼起父兄多才渠尤獨步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鄴下諸子文翰鱗集未許執金鼓而抗顏行也故應爲一大宗陳思極工起調如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如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後謝玄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極蒼蒼莽莽之致

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倏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箋釋者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

劉彥和稱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當截然分道

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輕軒二陸潘張亦稱魯衛左太沖拔出於衆流之中胸次高曠而筆力足以達之自應盡掩諸家鍾記室嶸季孟子潘陸間謂野於士衡而深於安仁太沖弗受也過江以還越石悲壯景純超逸足稱後勁

士衡舊推大家然通贍自足而絢綵無力遂開出排偶一家降自齊梁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陸氏爲之濫觴也所撰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言志章教惟資塗澤先失詩人之旨漢魏詩只是一氣轉旋晉以下始有佳句可摘此詩運升降之別陶公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不獨詠荆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能曠世獨立鍾記室謂其原出於應璩目爲中品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

晉人多尙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任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

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

詩至於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關也康樂神工默運明遠廉儁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雕鏤太過不無沈悶要其厚重處古意猶存

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匠心獨造少規往則鉤深極微而漸近自然流覽閒適中時時浹洽理趣劉勰云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爲開先也○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謝詩經營而反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陶詩勝人在不排謝詩勝人正在排

鮑明遠樂府抗音吐懷每成亮節代東門行代放歌行等篇直欲前無古人

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名理元長王融諸人未齊肩背

蕭梁之代君臣贈答亦工豔情風格日卑矣隱侯沈約短章略存古體

文通江淹仲言何遜辭藻斐然雖非出羣之雄亦稱一時能手陳之視梁

抑又降焉子堅陰鏗孝穆徐陵略具體裁專求佳句差強人意云爾

梁陳隋間專尚琢句庾肩吾云雁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殘虹收宿
雨缺岸上新流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
下山風江總云露洗山扉月雲開石路煙隋煬帝云鳥警初移樹魚
寒欲隱苔皆成名句然比之小謝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痕迹宛
然矣若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中
有元化自在流出烏可以道里計

梁時橫吹曲武人之詞居多北音競奏鈺鏡鏗鏘企喻歌折楊柳歌
詞木蘭詩等篇猶漢魏人遺響也北齊勅勒歌亦復相似

北朝詞人時流清響庾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篇常見風骨爾時徐
庾並名恐孝穆華詞瞠乎其後矣

子山詩不專造句而造句亦工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
軍行云塞迥翻榆葉關寒落鴈毛從軍云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
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酬薛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
雙峯少陵所云清新者耶而武林陳允倩謂老杜不能青出於藍直
是亦步亦趨未免揚許失實

隋煬帝豔情篇什同符后主而邊塞諸作鏗然獨異剝極將復之候

也楊素幽思健筆詞氣清蒼後此射洪陳子昂曲江張九齡起衰中立此

為勝廣云

古今流傳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江淨如練如紅
藥當階翻如月映清淮流如芙蓉露下落如空梁落燕泥情景俱佳
足資吟咏然不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忠厚悱惻得遲遲我行
之意

唐顯慶龍朔間承陳隋之遺幾無五言古詩矣陳伯玉力掃俳優仰

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黃初正始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爲最

蘇李十九首後五言最勝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少陵才力標舉縱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卨生平抱負悉流露於楮墨間詩之變情之正也宜新寧高氏別爲大家

五言長篇固須節次分明一氣連屬然有意本連屬而轉似不相連屬者敘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忽然聯續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運左史法於韻語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來且讓少陵獨步

少陵新婚別云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近於怨矣而君今往死地以下層層轉換勉以努力戎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羌村首章與綢繆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見此粲者東山詩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同一神理

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

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朴實韋左司有其冲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才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太白五言妙於神行昌黎不無蹶張矣取其意規于正雅道未漸

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斲削耳以郊島並稱銖兩未敵也元遺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揚韓抑孟毋乃太過○韓孟聯句體可偶一爲之連篇累牘有傷詩品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如魏文燕歌行陳琳飲馬長城窟鮑照行路難皆稱傑構唐人起而不相沿襲變態備焉學七言古詩者當以唐代爲楷式○班史東方朔傳云八言七言上下然東方詩不傳而入言體後人亦無繼之者

文以養氣爲歸詩亦如之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

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迴旋其姿也其間忽疾忽徐忽翕忽張忽滄潑忽轉掣乍陰乍陽屢遷光景莫不有浩氣鼓盪其機如吹萬之不窮如江河之滔漭而奔放斯長篇之能事極矣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

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黃河落天走東海之勢以下隨手波折隨步換形蒼蒼莽莽中自有灰線蛇踪蛛絲馬跡使人眩其奇變仍服其警嚴至收結處紆徐而來者防其平衍須作斗健語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氣促不妨作悠揚搖曳語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論

轉韻初無定式或二語一轉或四語一轉或連轉幾韻或一韻疊下幾語大約前則舒徐後則一滾而出欲急其節拍以爲亂也此亦天機自到人工不能勉強

詩篇結局爲難七言古尤難前路層波疊浪而來略無收應成何章

法支離其詞亦嫌煩碎作手於兩言或四言中層層照管而又能作神龍掉尾之勢神乎技矣

高岑王李頤四家每段頓挫處略作對偶於局勢散漫中求整飭也

李杜風雨分飛魚龍百變讀者又爽然自失

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自湧白雲卷舒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集中笑矣乎悲來乎懷素草書歌等作開出淺率一派王元美稱為百首以後易厭此種是也或云此五代庸妄子所擬

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膝行而前不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集與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極後賢未易追逐○夔州以後比之掃殘毫穎時帶頽禿

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姪王砭評事篇中上云天下亂云云次云

最少年云云初不說出某人而下倒補云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此其法也麗人行篇中賜名大國號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反接法述懷篇云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若云不見消息來平平語耳此云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斗覺驚心動魄矣又有透過一層法如無家別篇中云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鼙無家客而遣之從征極不堪事也然明說不堪其味便淺此云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轉作曠達彌見沉痛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淹秦東亭簡薛華醉歌突接氣酣日落西風來上寫情欲盡未盡忽入寫景激壯蒼涼神色俱王皆此老獨開生面處

三句一轉秦皇嶧山碑文法也元次山中興頌用之岑嘉州走馬川行亦用之而三句一轉中又句句用韻與嶧山碑又別

歌行轉韻者可以雜入律句借轉韻以運動之純綿裹針軟中自有力也一韻到底者必須鏗金鏘石一片宮商稍混律句便成弱調也

不轉韻者李杜十之一二李如粉圖山水歌杜如哀王孫瘦馬行類韓昌黎十之八九後

歐蘇諸公皆以韓為宗○或問何者古詩中律句曰不露文章世已

驚未辭翦伐誰能送何者別於律句曰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

嵩當中

七字每平仄相間而義山韓碑一篇中封狼生羆羆生貔七字平也

帝得聖相相曰度七字仄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

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獨四言大篇如元和聖德平淮西碑之類義

山所謂句奇語重點竄塗改者雖司馬長卿亦當斂手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一卷使言者無

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惟張文昌王仲初樂府專以口齒利

便勝人雅非貴品

仲初當窗織云當窗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人即無志節何

至羨青樓倡邪文昌節婦吟云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贈珠者知有夫而故近之更褻於羅敷之使君也猶感其意之纏綿耶雖云寓言贈人何妨圓融其辭然君子立言故自有則

李長吉詩每近天問招魂楚騷之苗裔也特語語求工而波瀾堂廡又窄所以有山節藻梲之誚杜牧之謂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騷果天假以年所造遂止此乎○王元美云奇過則凡學長吉者宜知之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然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明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勝杜子美獨闢畦徑寓縱橫排奐於整密中故應包涵一切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

起手貴突兀王右丞風勁角弓鳴杜工部莽莽萬重山帶甲滿天地

岑嘉州送客飛鳥外等篇直疑高山墜石不知其來令人驚絕

中聯以虛實對流水對爲上卽徵實一聯亦宜各換意境略無變換
古人所輕卽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嘗不是佳句然王元美
以其寫景一例少之至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宋人已議之矣

三四語多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佳苟艱於
屬對率爾放筆是借散勢以文其陋也又有通體俱散者李太白夜
泊牛渚孟浩然晚泊潯陽釋皎然尋陸鴻漸等章興到成詩人力無
與匪垂典則偶存標格而已外是八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
式皆極詩中變態

三四貴勻稱承上斗峭而來宜緩脈赴之五六必聳然挺拔別開一
境上旣和平至此必須振起也崔司勳贈張都督詩出塞清沙漠還
家拜羽林和平矣下接云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杜工部送人從
軍詩今君度沙磧累月斷人烟和平矣下接云好武寧論命封侯不

計年泊岳陽城下詩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和平矣下接云留滯
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如此拓開方振得起温飛卿商山早行於雞聲
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下接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周處士朴賦董
嶺水於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下接過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便
覺直塌下去

中二聯不宜純乎寫景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
動下漁舟景象雖工詎爲模楷至宋陸放翁八句皆寫景矣

收束或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本位收住張燕公不作邊城將誰
知恩遇深就夜飲收住也王右丞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從解帶
彈琴宕出遠神也杜工部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就畫鷹說到真
鷹放開一步也就上文體勢行之

唐玄宗劍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神完氣足章法
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而太白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

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一氣直下不就羈縛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分頂上二語而一氣赴之尤爲龍跳虎臥之筆此皆天然入妙未易追摹

大曆後漸近收斂選言取勝元氣未完辭意新而風格自降矣劉隨州工於鑄語不傷大雅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萬里通秋雁千峯共夕陽名儔有餘自非盛唐人語

賈長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温飛卿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卑靡時乃有此格後惟馬戴亦間有之

七言律平敘易于徑遂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爲尤難貴屬對穩貴遣事切貴捶字老貴結響高而總歸於血脈動盪首尾渾成後人祇於全篇中爭一聯警拔取青妃白有句無章所以去古日遠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到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也

雲卿獨不見一章骨高氣高色澤情韻俱高視中唐鶯啼燕語報新年詩味薄語纖牀分上下

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遠韻故爲正聲老杜以宏才卓識盛氣大力勝之讀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不廢議論不棄藻績籠盡宇宙鏗戛韶鈞而橫縱出沒中復含醞藉微遠之致目爲大成非虛語也明嘉隆諸子轉尊李頎鍾譚於杜律中轉斥秋興諸篇而推南極老人自有星幾章何啻吮嚙

大曆十子後劉夢得骨幹氣魄似又高於隨州人與樂天並稱緣劉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淺易未可同日語也蕭山毛大可尊白詘劉每難測其指趣○柳子厚哀怨有節律中騷體與夢得故是敵手

義山近體襞績重重長於諷諭中多借題攄抱遭時之變不得不隱也詠史十數章得杜陵一體至云但須鸞鷲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不媿讀書人持論

温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翦綵爲花全無生韻弗尙也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飛卿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對句用逆挽法詩中得此一聯便化板滯爲跳脫

晚唐人詩鷺鷥飛破夕陽煙水面風回聚落花芰荷翻雨潑鴛鴦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盡句中矣又張蠟洞庭湖詩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烟綠楊一語分明邨港小景賦洞庭湖宜爾邪破字聚字潑字撲字求新在此不登大雅之堂正在此

長律所尙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敘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鴻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爲役元白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每爲淺率家效顰温李以下又無論已七言長律少陵開

出然清明等篇已不能佳何況學步餘子

絕句唐樂府也篇止四語而倚聲爲歌能使聽者低徊不倦旗亭伎女猶能賞之非以揚音抗節有出于天籟者乎著意求之殊非宗旨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祜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

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絃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

王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絃指外也玉顏不及寒鴉色兩言亦復優柔婉約

秦時明月一章前人推獎之而未言其妙蓋言師勞力竭而功不成繇將非其人之故得飛將軍備邊邊烽自熄卽高常侍燕歌行歸重

至今人說李將軍也防邊築城起於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詩中互文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壓卷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峯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圍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者王維之白眼看他世上人張謂之世人結交須黃金曹松之一將功成萬骨枯章碣之劉項原來不讀書此粗派也朱慶餘之鸚鵡前頭不敢言此纖小派也張祜之淡掃蛾眉朝至尊李商隱之薛王沉醉壽王醒此輕薄派也又有過作苦語而失者元稹之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船窗情非不摯成蹙蹶

聲矣李白楊花落盡子規啼正不須如此說

說詩碎語卷上

說詩碎語卷下

長洲沈德潛確士著

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各西崑體

以義山爲崑體者非是

梅聖俞蘇子美起

而矯之盡翻科臼蹈厲發揚才力體制非不高於前人而淵涵渟滯

之趣無復存矣歐陽七言古專學昌黎然意言之外猶存餘地

王介甫才力頗張而意味較薄桃花源一篇外良楛互見矣王逢力

求生新亦同時之錚錚者

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

飛僊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闕闕一境界

也元遺山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嫌其有破壞唐體

之意然正不必以唐人律之蘇門諸君子清才林立並入寰中猶之

邾莒已○蘇詩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比喻拙於莊語

劍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獨造境地但古體近粗今體近滑遜於杜之

沈雄騰蹕耳明代楊君謙本朝楊芝田專錄其歎老嗟卑之言恐非放翁知己

放翁七言律隊仗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垞摘其雷同之句多至四十餘聯緣放翁年八十餘六十年間萬首詩後又添四千餘首詩篇太多不暇持擇也初不以此遂輕放翁然亦足為貪多者鏡矣○八句中上下時不承接應是先得佳句續成首尾故神完氣厚之作十不得其二三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袁蕭東夫德藻范致能

成大陸務觀游也後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陸蕭幾不能舉其名

氏而詩亦散逸矣傳其詠梅云百千年薛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又云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意子子求新而入於澁體者邪

朱子五言不必蘄絕凌厲而意趣風骨自見知為德人之音

西江派黃魯直太生陳無己太直皆學杜而未躋其彘者然神理未
浹風骨獨存南渡以下范石湖變爲恬縟楊誠齋鄭德源變爲諧俗
劉潛夫方巨山之流變爲纖小而四靈諸公之體方幅狹隘令人一
覽易盡亦爲不善變矣

蘇李數篇老杜奉爲吾師不朽之作不必務多也楊誠齋積至二萬
餘周益公如之以多爲貴無如此二公者然排沙簡金幾於無金可
簡亦安用多爲哉

宋末謝皋羽晞髮集意生語造古體欲獨闢町畦方之元和時在盧
仝劉乂之列

宋詩中如卷簾通燕子織竹護雞孫爲護猫頭笋因編麂眼籬風來
嫩柳搖官綠雲起奇峯湧帝青遠近笋爭滕薛長東西鷗背晉秦盟
皆卑卑者至若見江魚應慟哭此中曾有屈原墳則怪矣脚跟頭上
兩青天月子灣灣照九州則俚矣學宋人者并無宋人學問而但求

工對偶之間如木上座竹夫人趙盾日展禽風之類曲摹里巷之語舍大聲而愛折楊

皇等宜識者之不欲觀也擴清俗諦以求大方斯真宋詩出矣○春

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何工於着景也客游兒廢學身拙婦持家何

工於言情也此種何嘗不是宋詩

谷音一卷係宋遺民詩皆不落塵溷清鏘可誦者月泉吟社一卷便

不足觀

中州集錢牧齋極為獎激然可取者元裕之小序詩品薄弱又在南

宋諸公下也集中所傳如好景落誰詩句裏蹇驢駝我畫圖間好句

不過爾爾王元美謂直於宋而大淺質於元而少情豈苛論哉

元裕之七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時常得峯巒高插濤瀾動地

之概又東坡後一能手也絕句寄託遙深如出都門過故宮等篇何

減讀庾蘭成哀江南賦

虞楊范揭四家詩品相敵中又以漢廷老吏伯生自評其詩為最他如吳淵

穎之兀臯迺易之之流利薩天錫之穠鮮耀豔故應並張一軍趙王孫暨金華諸子聲價雖高未宜方駕

鐵崖樂府詆訛者比於妖魅然廉折稜稜異于男子而巾幗服者論宋元詩不必過於求全也鐵門諸子中玉笥生亦復可采過此以往近乎填詞等之自鄙已

元季都尙詞華劉伯溫獨標骨幹時能規撫杜韓高季迪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特才調過人步履未化故變元風則有餘追大雅

猶不足也要之明初辭人以二公爲冠袁景文凱次之楊孟載基次之張志道寧次之徐幼文賁張來儀羽又次之高楊張徐之名特並

舉於北郭十子中初非通論

張志道送阮子敬一篇連附接萼神似飲馬長城詩袁景文題蘇李泣別圖神韻雙絕應在劉賓客李庶子間

高典籍標長於五言如海國霜氣涼秋聲落遙野飛雨霞際晴夕陽

雁邊下風致疑出常建閩中林子羽輩未之或先

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應之相習成風靡然不覺李

賓之

東陽

力挽頽瀾李

夢陽

何繼之詩道復歸於正

李獻吉雄渾悲壯鼓盪飛揚何仲默秀朗俊逸迴翔馳驟同是憲章
少陵而所造各異駿駘乎一代之盛矣錢牧齋信口掩撫謂其摹擬
剽賊同於嬰兒學語至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絕此爲門戶起見後人
勿矮人看場可也○兩人學少陵實有過於求肖處錄其所長指其
所短庶足服北地信陽之心

徐昌穀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倩朗清潤骨相嶽嶽自能獨尊吳體
邊庭實王子衡同羽翼李何而地位少下康對山涉筆庸庸一往易
盡七子之名不必存也

僧雪江送王伯安謫龍場驛丞云蠻烟瘦馬經荒驛瘴雨寒鷄夢早
朝上句寫遠竄景色人猶能之下則文成之忠愛俱見矣又趙鶴登

岱云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胸中不知吞幾雲夢也

楊用脩負高明伉爽之才沈博絕麗之學隨物賦形空所依傍讀宿

金沙江錦津舟中諸篇令人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李何諸子外拔戟

自成一隊○五言非用脩所長過于穠麗轉落凡近也同時有薛君

案蕙稍後有高子業叔並以冲淡爲宗五言古風獨饒高韻後華子

潛察希韋柳之風四皇甫冲濤仰三謝之體雖未穿溟濛而氛垢已

離正嘉之際稱爾雅云

王元美天分既高學殖亦富自珊瑚木難及牛溲馬勃無所不有樂

府古體卓爾成家七言近體亦規大方而鍛鍊未純且多酬應牽率

之態

李于鱗擬古詩臨摹已甚尺寸不離固足招詆謫之口而七言近體

高華矜貴脫去凡庸正使金沙並見自足名家過於回護與過於培

擊皆偏私之見耳

謝茂秦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五言律句烹字鍊氣逸調高集中
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間人吹五更笛月照萬家霜絕漠兼天盡交
河蕩日寒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高岑遇之行當把臂七言送謝
武選一章隨題轉摺無迹有神與高青丘送沈左司詩並推神來之
作

王李既興輔翼之者病在沿襲雷同攻擊之者又病在翻新弔詭一
變爲袁中郎兄弟之詼諧再變爲鍾伯敬譚友夏之僻澁三變爲陳
仲醇程孟陽之纖佻迴視嘉靖諸子又古民之三疾矣論者獨推孟
陽歸咎王李而并刻論李何爲作俑之始其然豈其然乎

萬曆以來高景逸攀龍歸季思子慕五言雅淡清真得陶公意趣仁義之

人其言藹如也

詩至鍾譚諸人衰極矣陳大樽墾闢榛蕪上窺正始可云枇杷晚翠
寫竹者必有成竹在胸謂意在筆先然後著墨也慘澹經營詩道所

貴倘意旨間架茫然無措臨文敷衍支支節節而成之豈所語於得心應手之技乎

古人不廢鍊字法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故能平字見奇常字見險陳字見新朴字見色近人挾以鬪勝者難字而已

點染風花何妨少爲失實若小小送別而動欲沾巾聊作旅人而便云萬里登陟培塿比擬華嵩偶遇庸人頌言良哲以至本居泉石更懷遯世之思業處歡娛忽作窮途之哭準之立言皆爲失體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本乎志以成詩惡有數者之患

用意過深使氣過厲抒藻過穠亦是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

意主渾融惟恐其露意主蹈厲惟恐其藏究之恐露者味而彌旨恐藏者盡而無餘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故多忠愛之詞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卽偶

爾賦物隨境寫懷亦必云主某事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

鍾伯敬云但欲洗去故常語然別開一徑康馗有弗踐者焉故器不尙象淫巧雜陳聲不和律豔詆競響此持論極善且似自砭其失處蓋詩當求新於理不當求新於徑譬之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未嘗有兩日月也

援引典故詩家所尙然亦有羌無故實而自高臚陳卷軸而轉卑者假如作田家詩只宜稱情而言乞靈古人便乖本色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說謂神明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說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究其流極厥弊維鈞吾恐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擬古詠懷斷不宜入近世事與近世字面錦葛同裘嫌不稱也若本

敘述近事卽方言謠諺不妨引入顧用之何如耳

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朴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與寫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寫楷書宜入篆八分法同意

詠古詩未經闡發者宜援据本傳見微顯闡幽之意若前人久經論定不須人云亦云王摩詰西施詠李東川謁夷齊廟或別寓興意或淡淡寫景以避雷同勦說此別行一路法也

太沖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己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斯爲千秋絕唱後人粘着一事明白斷案此史論非詩格也至胡曾絕句百篇尤爲墮入惡道

懷古必切時地老杜公安縣懷古中云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簡而能該真史筆也劉滄咸陽鄴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酬應爲懷古矣許渾稍可觀然落句往往入套

遊山詩永嘉山水主靈秀謝康樂稱之蜀中山水主險隘杜工部稱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儀曹稱之略一轉移失却山川真面

詠物小小體也而老杜詠房兵曹胡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德性之調良俱爲傳出鄭都官詠鷓鴣則云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此又以神韻勝也彼胸無寄託筆無遠情如謝宗可瞿佑之流直猜謎語耳

唐以前未見題畫詩開此體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畫上發論如題畫馬畫鷹必說到真馬真鷹復從真馬真鷹開出議論後人可以爲式○又如題畫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寫出登臨憑弔之意題畫人物有事實可拈者必發出知人論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廣之才是作手

古人詠雪多偶然及之漢人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謝康樂明月照積雪王龍標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何天真絕俗也鄭都官亂

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力微已落坑塹矣昌黎之凹中初蓋底
凸處盡成堆張承吉之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是成底
語○東坡尖義韻詩偶然遊戲學之恐入於魔

詠梅詩應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蘇東坡之竹外一枝斜更好爲
上林和靖之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之流水空
山見一枝亦能象外孤寄餘皆刻畫矣杜少陵之幸不折來傷歲暮
若爲看去亂鄉愁此純乎寫情以事外賞之可也○東坡詩幽尋盡
處見桃花又云竹外桃花三兩枝自是桃花名句

隱侯云彈丸脫手固是詩家妙喻然過熟則滑唯生熟相濟於生中
求熟熟處帶生方不落尋常蹊徑

一首有一首章法一題數首又合數首爲章法有起有結有倫序有
照應若闕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見體裁陳思贈白馬王謝家兄弟酬
答子美遊何將軍園之類是也又有隨所興觸一章一意分觀錯雜

總述纍纍射洪感遇太白古風子美秦州雜詩之類是也後人一題至十數章甚或二三十章然意旨辭采彼此互犯雖搆多篇索其指歸一章可盡不如割愛之爲愈已

詩不可不造句江中日早殘冬立春亦尋常意思而王灣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經錘鍊便成警絕宜張曲江懸以示人

詩中韻脚如大廈之有柱石此處不牢傾折立見故有看去極平而斷難更移者安穩故也安穩者牢之謂也杜詩懸崖置屋牢可悟韻脚之法

對仗固須工整而亦有一聯中本句自爲對偶者五言如玉摩詰赭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七言如杜必簡伐鼓撞鐘驚海上新妝袿服照江東杜子美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之類方板中求活時或用之

律詩起句可不用韻故宋人以來有入別韻者然必於通韻中借入

如冬韻詩起句入東支韻詩起句入微豪韻詩起句入蕭肴是也若庚青韻詩起句入真文寒刪先韻詩起句入覃鹽咸亂雜不可爲訓寫景寫情不宜相礙前說晴後說雨則相礙矣亦不可犯複前說沅澧後說衡湘則犯複矣卽字面亦須避忌字同義異者或偶見之若字義俱同必從更易如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鞞角弓珠勒馬終是右丞之累

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改則弊病去長吟則神味出詩中高格入詞便苦其腐詞中麗句入詩便苦其纖各有規格在也然腐之爲病填詞者每知之纖之爲病作詩者未盡知之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卽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次韻也自元白創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韻爲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通達矣近代專以此見長名曰和韻實則趁韻宜血脈橫亘句聯意斷也有志之士當不囿於俗

毛樾黃云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故拈險俗生澁之韻可無作也昏昏長夜得此豁然

雜體有大言小言兩頭纖纖五雜組離合姓名各五平五仄十二辰回文等項近於戲弄古人偶爲之然而大雅弗取

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杜老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葛諸作純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滄父面目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亦議論之佳者

不讀唐以後書固李北地欺人語然近代人詩似專讀唐以後書矣又或舍九經而徵佛經舍正史而搜稗史小說且但求新異不顧理乖淮雨別風貽譏躋駁不如布帛菽粟常足厭心切理也

錢郎贈送之作當時引以爲重應酬詩前人亦不盡廢也然必所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復以己之情性流露於中自

然可詠可歌非幕下張君房輩所能代作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爲豔情發也雖四始以後離騷興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詠然詞則託之男女義實關乎君父友朋自梁陳篇什半屬豔情而唐末香奩益近褻慢失好色不淫之旨矣此旨一差日遠名教

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夜吳歌本閨情語而忽冀罷征經下邳圯橋本懷子房而意實自寓遠別離本詠英皇而借以咎肅宗之不振李輔國之擅權杜少陵玉華宮云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傷唐亂也九成宮云巡非瑤水遠跡是雕牆後垂夏殷監也他若風貴妃之釀亂則憶王母於宮中刺花敬定之僭竊則想新曲於天上凡斯託旨往往有之但不如三百篇有小序可稽在讀者以意逆之耳

漢人羽林郎篇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一鬟五百萬兩鬢千萬餘

陌上桑篇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絳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焦仲卿妻篇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何工於賦美人也而其原出於碩人之美莊姜古人重其行兼及其容婦容不與德言工並列邪

唐時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限以聲律而又得失諛美之念先存於中揣摩主司之好尙迎合君上之意旨宜其言之難工也錢起湘靈鼓瑟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外傑作寥寥略觀可矣

何景明明月篇序大意謂子美七言詩詞固沈着而調失流轉不如唐初四子音節可歌蓋以子美爲歌詩之變體而四子猶三百之遺風也然子美詩每從風雅中出未可執詞調一節以議之王阮亭論詩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能不被前人瞞過

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水流心不

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邵子則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理語成詩矣王右丞詩不用禪語時得禪理東坡則云兩手欲遮瓶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言外有餘味耶

王右軍作字不肯雷同黃庭經樂毅論東方畫像贊無一相肖處筆有化工也杜詩復然一千四百餘篇中求其詞意犯複了不可得所以推詩中之聖

杜詩別於諸家在包絡一切其時露敗缺處正是無所不有處評釋家必代爲辭說或周遮徵引以斡旋之甚有以時文法解說杜詩斷斷於提伏串插間者浣花翁有知定應齒冷

殷璠云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吾無取焉芮挺章云道苟可得不棄於廝養事非適理何貴於膏梁真能特立不昧心語

高仲武以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謂工於發端然暮蟬落葉有兩景乎不可聽豈堪聞有兩意乎此持論未當處

曹子建棄婦篇筆妙何減長門然二十四語中重二庭韻二靈韻二鳴韻二成韻古人雖有之不得引爲口實

古人有誤用事實處弦高本犒秦師謝康樂云弦高犒晉師莊子柳生左肘柳瘍類也王右丞老將行云今日垂楊生左肘是以瘍爲樹矣又衛青不敗由天幸句誤用霍去病事而高常侍送渾將軍出塞亦云衛青未肯學孫吳同時誤用未知何故

張承吉以金山詩折服徐凝然中惟領聯稍勝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寫景太窄結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何村俗也東坡貶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爲惡詩而不指摘承吉或偶然未及爾

姜白石詩說謂一篇之妙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又有意盡辭不盡剡溪歸櫂是也辭意俱不盡温伯雪子是也微妙語言諸家未到

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後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各有指歸唯王

介甫百家詩選雜出不倫大旨取和平之音而忽入盧仝月蝕斥王
摩詰韋左司而王仲初多至百首此何意也勿怖其盛名珍爲善本
韋穀才調集選固多明麗之篇然如會真詩及隔牆花影動等作亦
采入太白摩詰之後未免雅鄭同奏矣奈何闡揚其體以教當世耶
方虛谷瀛奎律髓去取評點多近凡庸特便於時下捉刀人耳鼓吹
一書嫁名元遺山者尤爲下劣學者以此等爲始基汨沒靈臺後難洗滌昔
康崑崙學琵琶段師令其十年不近樂器洗盡邪雜方許受教作詩
家毋誤入路頭爲康崑崙之續也

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巖滄浪云羚羊
羊挂角無跡可求蘇東坡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阮亭本此數語
定唐賢三昧集○木玄虛云浮天無岸杜少陵云鯨魚碧海韓昌黎
云巨刃摩天惜無人本此定詩

韓子高於孟東野而爲雲爲龍願四方上下逐之歐陽子高於蘇梅

而以黃河清鳳凰鳴比之蘇子高於黃魯直而已所賦詩云效魯直體以推崇之古人胸襟廣大爾許

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凡習於聲歌之道者鮮有不和平其心者也今人忌才揚己揜拳露臂觀其意氣可覘所養矣

負罪引慝思古無訛際人倫之窮者何厚於自責也卽涕泣關弓情非得已然惟餘怨艾之意不聞訶讓之詞乃有遭讒異於正則處變異於小弁而忿語諄情動相譏讓小則見絕於友朋大則獲戾於君父君子憂之矣盡言翹過國佐已然綴文之士其知所節焉

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少陵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其世不我容愛才若渴者昌黎之詩也其嬉笑怒罵風流儒雅者東坡之詩也卽下而賈島李洞輩拈其一章一句無不有賈

島李洞者存倘詞可餽貧工同肇悅而性情面目隱而不見何以使
尙友古人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乎

美人佳人初無定稱簡兮以西周盛王爲美人離騷以君爲美人漢
武以賢士爲佳人光武稱陸閔爲佳人而蘇蕙稱寶滔云非我佳人
莫之能解又婦人以男子爲佳人矣○九歌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
君也思夫君兮未來指湘夫人也孟浩然衡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
指王白雲也夫讀同扶音猶之子之稱非婦人目其所天_{之謂}

樂府鰕鮒篇鮒同鱣水族之細者從旦不從且李于鱗誤用鰕鮒押
入魚虞韻後人讀同疽音不知其非也古人造字有鮒無鮒看說文
等書自見○吳地有鮒山見越絕書今亦誤爲鮒山

漕者以水通輸之謂讀去聲昌黎通波非難圖尺水乃可漕善善不
汲汲後時徒悔懊可證也惟泉水章思須與漕載馳章言至於漕屬
衛邑者當平聲讀又雍字如時雍辟雍肅雍作和字訓者俱平聲雍

州之雍屬地名者從去聲

人以忙遽爲倉皇然古人多作倉黃少陵誓欲隨君去形勢反倉黃蒼黃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錢遲柳州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又云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無作倉皇者倉皇二字應是後人誤用因倉卒皇遽而連及之也歐公伶官傳則云倉皇東出已屬宋人文集矣

今人負恩爲辜負按辜辜也絕非此意少陵孤負滄洲願昌黎孤負平生志義山映書孤志業之類無用辜者又李陵答蘇武書有孤負陵心陵雖孤恩之句更在唐人以前

中興之中讀去聲元凱左傳敘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音丁仲反若當興而興故謂之中不必恰在中間也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餘不可悉數中酒之中讀平聲漢書樊噲傳項羽旣饗軍士中酒師古註飲酒之中不醒

不醉故謂之中也太白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東坡君獨未知其
趣爾臣今聊復一中之亦不可悉數後人中興平讀中酒仄讀每每
兩失

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
月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
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雨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
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

楚辭逢此世之劬勩註謂急遽意勩讀同穰韓昌黎文新師不牢劬
勩將逋杜牧之詩參軍與尉簿塵土驚劬勩白樂天詩委命不劬勩
正得此意後世誤同贊襄凡所遣用百不合一

少陵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音濼

漓頓挫獨出冠時按樂府雜錄謂劍器健舞曲名唐書中宗引近臣
宴集宗晉卿舞渾脫則知劍器渾脫皆舞名後人誤以劍器爲舞劍

而以渾脫二字與瀏漓頓挫並讀未免使人笑粲
後漢逸民傳序引揚雄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篡取也陳射洪
云弋人何篡鴻飛高雲用揚語也惟張曲江詩今我遊冥冥弋者何
所篡改篡為篡矣然昌黎在曲江後贈人詩仍云肯效屠門嚼久嫌
弋者篡前賢讀書不肯一誤再誤如此

詩人每用爛熳字玩詩意乃淋漓酣足之狀然考說文玉篇等書從
无熳字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有流離爛漫句韓昌黎南山詩有爛
漫堆衆皴句皆爛旁從火漫旁從水改漫為熳不知起於何時焉烏
成馬習焉不覺殊可怪也○杜詩衆雛爛熳睡俱從火傍然是後代
鑄本所訛不可引以為據以上偶舉大概以數闔何能遽盡細心求之其訛自出

說詩晬語卷下